



# 收获

长篇小说卷（1996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##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

叶兆言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九三七年的爱情/叶兆言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珍藏版)

ISBN 978-7-02-013122-8

I. ①一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76336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  
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邱小群 刘佳俊  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16  
字 数 217 千字  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122-8  
定 价 8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# | 目 录 |

写在前面	1
第一章	4
第二章	21
第三章	50
第四章	78
第五章	109
第六章	141
第七章	172
第八章	208
写在后面	248

## 写在前面

---

我的目光凝视着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，已经有许多年头。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，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。事过境迁，斗转星移，作为故都的南京，仿佛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，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。这座古老城市在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，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，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，让人感叹让人回味。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活化石，人们留念的，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。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地理名称，譬如“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”中的台城，譬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“乌衣巷”。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，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。六十一年前，有位叫作叶楚伧的国民党元老主编了《首都志》，浩浩荡荡的两大本，五十多万字，那是一套狠狠渲染南京的书。叶楚伧在谈到编辑思想时，曾直截了当地说过：



党国建都金陵，曷将七稔，未有专志，诵述沿革及建设之懿。中外人士諏访所及，仅以旧肆故书应之，非所以揆张首善之义也。

叶楚伦的想法很简单，作为国民政府文官处的文官长和立法院的副院长，他和别的开国功臣一样，极想把南京建设成为一座繁荣昌盛的现代化都市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温故然后知新，让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南京，有助于如何重新设计新形象的南京。出版《首都志》前后是南京本世纪中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，而一九三七年恰巧是这个时代的巅峰和尾声。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南京正式定都，四年以后出版的《中学教育指导》这本教科书上，“革命纪念”一栏明确地写着，学校中凡遇革命纪念日，应举行纪念仪式及演讲，使知纪念事实和宣传要点。有关“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纪念日”的文字如下：

A 史略：南京为总理指定之首都。辛亥革命，总理被举为大总统，中央政府即设于于此。十五年本党誓师北伐，克复武汉，革命政府即由粤移汉。至十六年四月，遵总理遗愿，建都南京。

B 仪式：全国各党政军警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一律悬党国旗志庆，各地高级党部召集各机关各团体学校代表举行纪念典礼，不放假。

C 宣传要点：

（子）国民政府成立之经过。

（丑）南京在中国地理上历史上及文化上之地位。

（寅）国都之建设与中国之将来。

国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，给了南京这座名城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可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好机会源于已故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。早在一九一二年，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四月一日，也就是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辞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，孙中山在紫金山一带打猎，触景生情，

第一次流露出希望自己死后能葬身此地的念头。到了一九二五年，孙中山在北京一病不起，他更坚定地表示自己死后要葬在南京。孙中山为何如此钟情南京这块风水宝地，曾有过种种猜测和演义，然而孙中山的遗愿，毕竟得到了已经完成统一大计的国民党的忠实执行，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的奉安大典，成了当时南京最热闹的大事。为了将孙中山的棺木从下关火车站，穿过拥挤嘈杂的城区，隆重庄严地运往中山陵墓，市政当局果断地抓住了这次彻底改造城市交通的机遇。成片的旧房子被拆去了，长长的为迎榉专门设计的中山大道，工程浩大气派非凡，完全改变了古城的面貌。南京顿时有了大都市的威势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中山大道仍然是南京最重要的街道。

到了一九三七年，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已整整十年。这十年，南京成了地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我注视着一九三七年的南京的时候，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油然而起。我没有再现当年繁华的野心，而且所谓民国盛世的一九三七年，本身就有许多虚幻的地方。一九三七年只是过眼烟云。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，作为小说家，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，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，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。一九三七的南京人还不可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历史悲剧，他们活在那个时代里，并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。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来说，一九三七年最大的事情是日本人来了，真的杀进来了，人们念念不忘的话题，是发生在年底的南京大屠杀。相对于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，其他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。

# 第一章

---

## 1

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，星期五，天气晴朗，来自北方的寒流刚刚过去，气温有些回暖。虽然国民政府已把阴历称之为废历，但是阳历的新年气氛，在民间并不像预料的那样强烈和热闹。全国各地都举行会议庆祝元旦，冠冕堂皇的大会，上行下效，是个大礼堂就爆满，好像不开个会就不是过新年一样。一九三七年是在热烈的抗日气氛中来临的。不久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全国各地大放爆竹，庆祝中华民国逢凶化吉。人们原来普遍地担心，西安事变将引发大规模的内战，而对日本领土早就存着觊觎之心的日本人，正好趁虚而入。蒋介石在全国军民的欢腾声中，平安返回首都南京，由于他许诺将不再向日本的强权屈服，这意味着众望所归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，涣散的中国人在心目中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寄托。

在一九三七年元旦的这一天，首都南京有许多党国要人，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，很糟糕地都得了感冒。开会成了党国要人们沉重的负担，有三个会议是免不了的，先去中山陵谒陵，这是最吃力的活，每年新年的第一天都得恭恭敬敬如仪一番，凡上去的人，无不气喘吁吁一身臭汗，然后接着赶湖南路的中央党部，听于右任的新年致辞，最后是去国民政府，再听林森主席致辞。说的话报纸上都要刊登的，三个会连在一起，都代表着一种规格，代表着一个人在政府中所处的位置，谁也舍不得放弃。参加会议的人，赶来赶去，既出汗又受冻，结果就只能感冒，体弱的老先生，会议尚未结束，便打起了喷嚏。

丁问渔在元旦这天，也得了感冒，不过他的感冒肯定和开会无关。除了参加一次婚礼，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大红烫金请柬早被他扔进了废纸篓。丁问渔是个名流，然而更是性情中人，别人很在乎很看重的事，他往往懒得放在心上。他似乎还看不出元旦这一天，有什么特别纪念的意义，人们所以知道他感冒了，是他把这一点记录在了日记上面。习惯将自己的行踪和心得体会记录下来的丁问渔，在这一天的日记上赫然写着：

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我得了重感冒，到晚上尤其加重，清水鼻涕不时地要淌下来。好在这不是一个太坏的日子，因为我在一个令人厌烦的婚礼上，见到了美丽的B小姐。我的心立刻被这位美丽的女孩搅乱了。我这里称她是美丽可爱的女孩，可今天却是她的婚事，当我写下以上文字时，她也许已将不再是一个女孩了。唉，女人为什么非要嫁给男人这种俗物呢。我没有什么过于奢侈的想法，只是想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，乃是有生以来最大之欢乐，此事当竭力进行。

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天，已经步入中年已婚男人行列的丁问渔，在写得龙飞凤舞的日记中，首次抒发了他对雨媛一见钟情的狂热情绪。由于

他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，而且用的是英文，在遣词造句方面，显得有些肆无忌惮。仅仅是从这一天的日记上，还看不出他和被称之为B小姐的雨媛，会出现什么了不得的故事。既然是写给自己看的，在丁问渔的日记上便屡屡出现对大胆的漂亮女人的非分之想。事实上，在将近一千字的日记中，有关于雨媛和感冒的文字，只占极小的一部分。有许多文字都是咒骂另一位女士陈小姐的。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第一天是丁问渔异常辛苦的一天，他在夫子庙的朝云居陪陈小姐打了一夜麻将。这是件苦差事，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被誉为国粹的麻将。一个月前，他新结识了一位已经过时的红歌女，这位歌女就是陈小姐，是一位姿色尚可的独身女人。陈小姐除了唱歌，最大的乐趣就是打麻将。丁问渔要想接近这位红歌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陪她打麻将。昨天晚上丁问渔输得一塌糊涂，天亮以后送陈小姐回住处休息，他自己上下眼皮打着架，哈欠连天，想赶回去睡一觉，可是上了床，却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

学校里放了假，小孩子们无所事事，就在丁问渔住的教授公寓的窗下，燃放庆祝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那天没有用完的爆竹。好像是故意和丁问渔作对，孩子们采取的是一种很节省的放法，将串着的爆竹拆散了一枚枚放。丁问渔躺在被窝里，迷迷糊糊刚睡着，就被冷不丁的爆竹声吵醒，想发火又觉得没必要和小孩子赌气，于是便在时不时响一下的爆竹声中，心猿意马地想念着陈小姐。陈小姐在目前似乎已是唾手可得的猎物，对于如何获得女人的芳心，丁问渔自忖是这方面的高手，什么时候解决陈小姐不过是个时间问题。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，时间已经过了中午，窗外燃放爆竹的小孩子也离去了，丁问渔突然惊醒过来，想到今天下午，还要去出席一个不该推托的婚礼。

人力车夫和尚早早地就将车歇在大学的校门口，一边晒太阳打瞌睡，一边等候着丁问渔到来。在这一段日子里，和尚的车几乎成了丁问渔的专车。丁问渔迟迟不来，和尚的肚子越等越饿，便跑到对面的小馆子里，买了四个大肉包子垫底。有了肉包子垫底，太阳暖洋洋地晒着，和尚一头一脸的悠然自得。校门口的大喇叭里，正转播着电台播放的中枢召开

元旦庆祝大会实况录音，国府主席林森在发表广播演说，话题是有关自力更生的，录音效果糟糕透顶，不时地发出电流的尖叫声。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正陆陆续续地从校园里走出来，其中一位穿着青布长衫的大学生，拉着一个女学生走到和尚面前，用东北口音招呼用车。和尚已经打发了好几位类似的用车人，他睁开眼睛，懒洋洋地看着眼前的这对青年男女，很快又把眼睛闭上了。大学生说：“你这人怎么真没道理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，给句话。”和尚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，穿着一身七成新的短棉袄，胸前微微地敞着，一副闲散不爱搭理人的架式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慢性子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难弄的人。他故意不吭声，继续闭目养神，那大学生又问了一句，和尚依然不予理睬，大学生不由得怒火中烧，数落起和尚来，站在一旁的女朋友也跟着帮腔。大学生忿忿地说：“这年头也邪了门，不就是一个拉车的吗，搭什么臭架子！”

丁问渔来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还在纠缠着和尚。和尚闲着也是闲着，趁机借吵架消磨时间。他不理睬那男的，专盯着女的吵，揪住她的每一句话不放。那女的是外文系的学生，并不善于争吵，一急就结巴，一结巴更急。她突然看到了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丁问渔，连忙住口，拉了拉男朋友的衣袖，让他也别吵了。在教授的眼皮底下，和一个蛮不讲理的车夫吵架，怎么说也是失身份。男的不依不饶还想继续舌战，他的女朋友劝阻无效，脸刷地一下红起来。好在丁问渔并未在意发生什么事，他的模样看上去有些滑稽，戴着一顶红颜色的睡帽，西装笔挺，大红色的领带，外罩一件灰色的呢大衣，右手拎着一根手杖，一副未睡醒的样子。

和尚歪过头来，看见丁问渔，就像没事一样，笑着和他招呼：“丁先生，你歇好了？”

丁问渔答非所问地跨上车，男大学生对他怒目而视，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，回过头来，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位女学生看。女学生的脸更红了，脸转向别处，终于有些忍不住，扑哧一声笑出来。丁问渔的眼色总是有些不正经。女学生选听过丁问渔的课，大学里的女学生没有不知道

丁问渔的，丁问渔是外文系大名鼎鼎的教授，女学生们都喜欢上他的课。关于他的笑话也不胜枚数，最多的就是关于他如何对女学生有兴趣。丁问渔的眼睛见了漂亮的女学生，就会不加任何掩饰地发亮。有一次，丁问渔走进教室，突然拒绝上课，理由是来上课的女学生太少了，他没情绪。外文系的女学生在宿舍里一提起丁问渔，就要捂住嘴笑。

车过唱经楼的时候，丁问渔掏出怀中的金表，看了看，问和尚能不能快一些。和尚显然和丁问渔已经十分熟悉，回过头来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笑着说：“你丁先生难道也有急的日子，都说你不是连上课都不怕迟到的吗？”丁问渔被他这么一说，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，果然也不急了，索性坐坐舒服，让和尚慢慢地拉车。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，南京的街道变化确实不小，中山大道从城市中心穿过，一条条与之相连的马路，接二连三地破土动工，街面上几乎天天有新的商店开业。难怪有的人离开南京没有几年，回来便发现已很难找到熟悉的街道。一位与和尚熟悉的车夫迎面过来，对和尚扯着嗓子说着什么，自然是开玩笑的荤话，两人便笑着对骂起来。

和尚的嘴一路不肯闲着。阳光灿烂，车这时候正好往南方过去，丁问渔被迎面强烈的阳光，刺得有些睁不开眼，干脆闭起眼睛养神，忍不住张嘴打了个老大的哈欠。夸张的哈欠声引得和尚又一次回过头来。和尚知道丁问渔今天仍然没睡好，天亮时，是他赶去夫子庙的朝云居，把吃过早茶的丁问渔拉回学校，当时就说好中午还要坐他的车。丁问渔习惯坐和尚的车，而和尚也不喜欢满大街地去寻找生意，他喜欢丁问渔这样的客人，出手阔绰，一路还能说说笑话。

## 2

丁问渔到达励志社的时候，雨媛和余克润的婚礼已快接近尾声。励志社在一九三七年的南京，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，它位于中山东路上，

在中央医院的东面，过了逸仙桥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到达。常常都是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，才能在这里出入。励志社是中西建筑糅合的典范，是著名的建筑师设计的，由几幢彼此呼应的宫殿似的建筑组成，外表是国粹式的大屋檐，内部结构却全盘西化。对于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人来说，能否进入励志社的大门，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个人物。一九三七年南京人的时髦话题，是没完没了地谈论党国要人的小道消息，这一点和今天的许多北京人的毛病相仿佛。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大家议论。诸如“于右任病足”“冯副委员长小恙”“某重要人物昨入病院切割疝气”的花边新闻，屡屡出现在本地报纸头版报道上。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党国要人们的遗闻轶事，这习惯直到南京已经沦陷很久，还顽强地保持着。

很少有人坐人力车进入励志社，大多数来宾都是坐小汽车来的。励志社的特殊之处，在于这里的所有职员都可以穿军装，无论是看大门的，还是大厅里的侍者，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打扮。没有来头的人很难进入励志社，看大门的常常以来宾的衣着和气势取人，因为有来头的人，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当然偶尔也有例外，譬如党国元老吴稚晖，他是从来不坐小汽车的，也不坐人力车，一把年纪了，直截了当地步行往励志社里闯。关于吴稚晖的笑话很多，一九三八年武汉的一次酒会上，当时南京已经沦陷，日本人在京浦线上会师，直逼武汉，吴稚晖端了一杯酒，走到汪精卫身边，咚地一声跪下来，说：“汪先生，国家已到了这一步，你赶快站出来收拾残局吧。”在场的高级领导人一个个目瞪口呆，汪精卫更是不知所措，结果自己也扑通跪了下来，苦着脸说：“吴稚老，有话我们站起来说！”吴稚晖不肯站，汪精卫只好陪着他跪，这一跪就是好半天，很多人看着哭笑不得，上前拉也不是，不拉也不是，结果国家大事弄得竟然跟儿戏一样。吴稚晖是个老资格的同盟会员，也是倚老卖老的怪人，他出入上流社会，常常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姿态引人注目。吴稚晖的古怪曾经差点使励志社的看门人丢掉饭碗。看门人像撵要饭的一样把吴稚晖挡在了门外，结果惹得蒋介石为此大发脾气。



丁问渔在励志社门口，没遇上任何阻拦，因为记忆犹新的守门人，显然也把他当作了吴稚晖一类有来头的人物。敢大摇大摆往励志社闯的人，绝不会是普通人，而且丁问渔的打扮也实在引人注目。大厅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物，丁问渔像个电影里的角儿，堂而皇之地往里直闯。这地方他已不是第一次来，他熟门熟路地走向放着冷餐的长桌，拿了一杯酒在手上。大厅里开足了暖气，一位侍者走到他面前，十分有礼貌地要他脱下呢大衣，并准备为他将右手提着的手杖和头上戴着的那顶红睡帽也放好，丁问渔经侍者一提醒，才想到自己匆匆忙忙，显得毫无教养，虽然他的举止难免有些荒唐，但是从来不失绅士风度。手上始终提着一个手杖是丁问渔留学欧洲养成的时髦习惯，他把手杖交给了侍者，但是拒绝取下头上的睡帽。头上戴着睡帽是丁问渔打扮的特别标志，他有时穿笔挺的西装，有时候也穿长衫马褂，惟有这顶红颜色的绒线睡帽，只有在最热的夏天才肯除去。

丁问渔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已经接近尾声的婚礼上，认识他的人，纷纷向他点头示意。新郎和新娘双方的家属，都和丁问渔熟悉。新郎的哥哥余克侠是丁问渔留德时的朋友，余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，余克侠留学期间，常常为吃饭问题烦恼，丁问渔成了他在德国的衣食父母，一有难处，必到他这里来打秋风，反正丁问渔的爹是银行界的阔老板。余克侠有一段时期，逢人便说自己 and 丁问渔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，他经常要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，就是他和丁问渔去法国里昂游玩的时候，丁问渔把一个金黄头发的妓女带回旅馆，晚上三人同睡一个房间。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，更能说明他和丁问渔之间的深厚友谊。当然这个例子永远是要加注的，余克侠是个守身如玉的男人，他列举这例子的另一个目的，是想表明自己有着远大志向，只有那种有着特殊毅力的人，才可能在异国他乡寂寞漫长的夜晚，对发生在身边的淫声浪语无动于衷。

余克侠如今是省教育厅的副厅长，有传闻说某国立大学的校长的位子，已经预先给他留好了。在一九三七年的首都南京，国立大学校长的宝座，是进军教育部高级官员的必经途径。今天是他弟弟余克润的大喜